

湖上曲

沐 麟 作

南華圖書局
一九二九刊

湖 上 曲

沐 鴻 作

即 日 出 版 新 書

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

行爲論集(幾個心理學問題)	陳 德 榮
道路工程學	何 維 華
歐洲革命史綱	
英國經濟史	沈嗣莊譯
唯物的社會觀	方 文 譯
經濟常識問答	周 定 宇
被掠奪的婦女勞動	丁華明譯
初級各科常識問答	
永恆的愛	曹敬文譯
非戀愛論	謙 弟 編
革命青年之基本訓練	阮道逸編

藝術論文及創作

有島武郎散文集	任白濤譯
法國文學史	蔣學楷譯
人和人開幕了(短篇小說集)	高 歌
海濤的故事(長篇小說)	檀 德
湖上曲(長詩)	沐 鴻
光明的戲劇(獨幕劇集)	向 培 良

新 書 出 版

明日之大學教育	鄭若谷編	實價	四角五分
工資論	朱通九著	實價	四角五分
工運之回顧與前瞻	米寅賓著	實價	四角
合作的歷史組織及原理	郭競武譯	實價	六角
狐狸的故事	蔣學楷譯	實價	六角
機關	陸公英譯	實價	四角
青春	蔣學楷譯	實價	二角
點綴	荷 拂 著	實價	三角
留痕	蔣學楷著	實價	三角五分
革命與藝術	柯仲平著	實價	五角
社會學概論及社會問題研究大綱	鄭若谷著	實價	六角
男女白話書信	李規生編	實價	三角

湖 上 曲

序 曲

夜晚來——捉着青灰的夜呵，
我正在一個已往的鼓動的夢裏游行：
我的脚下是踏着兩條路子呀——
一條叫紅色的爭戰，一條叫紅色的愛情。

有人列我於撒旦之羣，
也有人呼我爲救世之星，
可我所有不祇這單調的名號呵，
因爲我的心兒是我也莫名。

只是那老時代給了我苦悶和創痛，
未來的夢想又給了我向慕和追尋；

我便是人生中一個奮戰的孩兒呀，
我不能禁拒我的一心兒跳動。……
雖昨夜的燭火已熄，東方却尚未明，
雖今朝的大夢剛破，鷄聲終未聽聞；
說甚麼戰爭呵，並甚麼愛情，
我便是在這里呀，已度過了一般暴風雨
的生存。……

在戰爭裏我發瘋過一百次了，
在愛情裏我也一百次發瘋，
正是愛與戰的雙翼呵，
曾自我的脊下橫生。

至不能忘的是伊人的多情！
更不能忘的是湖山的雄影！
伊人呀湖山，湖山呀伊人，
她們雙雙地結了我的終身夢！

我也曾拚命要賣頭兒在爭自由的惡戰中，
我也曾拚命要飲她唇邊的愛酒於無盡——

可不正是人類的榮光已都在我的脊下翼生了

呵，

可不正是我的一生呀，要享受到盡！……

是湖上鋪張了我的英雄的夢影，

是伊人更充實了我的戰爭心！

跨馬背刀呵，我叱咤過當代的梟儻——

梟儻們都視我如眼中不拔的金釘。

為愛情我也幾乎忘了戰爭，

為戰爭我也幾乎忘了愛情，

可最後我是一手雙提着牠們了——

我鑽入了人生的頂心呵人生的頂心！

為人類，也為了自己心，

爭未來的自由，也爭當代的生存——

據湖山，他官場的奴儻們呵，

曾幾度給了我的開心！？

※

※

※

※

※

※

便似此我過得了一段壯美的生存，——
而今的牠們的殘枝敗葉猶傷我心！
在我的心中刻下牠們不幸又不磨的明文了，
我可否帶淚讀給我的同情者一聽？……

一個人的悲歡也等一時代的廢興，
請你們吧，朋友，至諒的朋友們呵，
莫向他爭論甚麼新價與舊值，
強逼他歸入於你們的森嚴的批評！……
但是呵，衣他以善惡的冠裳，
葬他於新舊的墳塋，
都由你，都由你們優處的高士們，決定
吧——

他祇有還你們一個痛心。

※ ※ ※
 ※ ※ ※

大夢未醒？大夢還在濃濃？

夜晚來，我止不住我心頭的痛震！

從心頭的痛震裏，我試寫出一段長曲呀——
這一段長曲，又能否止得我的心頭痛？……
正是呀，這也許變成了一段罪惡的明文，
這也許變成了一段人類史中的美的歌頌！
可是我何畏又何求於這一切呵——
只他個湖山和伊人呀，我永古難於忘情！

1928年12月。

剛正午：

陽光灑落自青天頂，

滿地通紅。……

湖心有心迷惑人——

迷了我個呀，草澤英雄！

我原本是一斯文人，

“粗魯”不是我的小弟，

“飛揚”也不是我的老兄。

只以那月夜裏起了風，

風捲火呵怒目橫行，

便有一萬隻狼牙金箭呀，

橫射豎穿飛入我的夢。

我在夢裏被人殺了——

我又在夢裏慶復生：

一老翁，燃鬚兒，似個冷靜的說教者，說：

“我傳給你千日夜的魔法受用！”

是他垂着銀白的冷淚又顫聲兒說：

“此世不平呀，此世不平……

“此世塔尖上爬了超殊的幾隻大蟲！

“而裝壓踏，被嚼吞了的血肉，

“才是我們的呀民肺衆心！……

“你報仇！你雪恨！你——

“你少年人呵，你要作救人類的戰爭！……”

是我的心兒聽得怒動，

是我的心兒呀，怒的如血花般紅；

誰知道這人間的鋼疾竟有這萬丈深，

我一介書生呵，也須手提單刀跑入殺人陣？！

是我想，是我一心誠一心呵，想：

“天呀，這人間地獄，這般陰森森！？……”

是我的心兒更抖動，是我的淚兒已消沉，
是我的臂兒將展飛了呀，牠可能逸出這鐮的
囚籠？……

“是了，是了呵，我人類的榮光呵，
盡抓死在這幾隻大蟲的爪中；
我人類的靈魂呵，
盡幽囚在他們鑄下的鐮牢中。”

我願報仇並雪恨，我願報仇並雪恨！
因為我的心呀是這般的已經難忍！

我便將懷抱着這一顆無名白熱的心兒，去了
呀，

去與他些個禽獸們抗爭！……

我已知道了，他們的惡極罪深！

我已知道了，他們的惡極罪深！

老天是見證：他給了我一顆愛心！

心！這顆心兒跳跳動！……

我手，手提殺人刀；我心可不抱救世心？

那老翁，那老翁呵，他說教的聖音裏，
才真洩露了天心，才真洩露了天心！……
作甚麼水上兵警，
信甚麼王八龜子官人，
我不如駕着風呵，如乘觔斗雲，
一轉身，一硬心呵，
撇開了湖畔，衝入了湖心！
那湖心，驕陽正射着通紅，
牠可有心呀，收容我雄心？
我將把鋼刀飛來飛去也，
好像當面捲來平地風，
有火，有光，有血腥，
湖山捲作一紅氛……
是我的寶刀兒快，
眼也明，腳也飛動，
是我的心頭狠，刀頭更狠——
怕甚麼芟刈不了我等呵，

那些個衣冠的畜生！
我將博得大利勝，
我將赤染了一身；
刀頭污垢積血塚，
葬埋盡大蟲的生命！……

※ ※ ※
※ ※ ※

自古呵，官場如狗溷，
不記得那回討賊功？
賊虜已平，魁已斬決，
我們的長官呢，也逃了——
逃颺在不聞不問中——
他那樣不聞不問！
他命我們死戰去，
自己却高枕着作着升遷夢。……
是我有勳功，
被了民衆們的大讚稱，

被了兄弟們的大讚稱。
可我反從有功之裏呀，
得到了無罪的罪名！
他會說：“你沒有犯法，
可是你將犯法了——”
這“莫須有”三字呀，驚死了我心！……
是我的戰績呵，太嚇了他們的小心？
是我的賣命呵，才真當償命？
只聽他的狗怒如雷動：
“不繳械來，殺却你這造反人！”
我坐落民衆的榮光的篷帳裏，
才聽到了這樣官人的責問！
唉唉，這犬吠，這狼嗥，這鴉鳴呵，
不氣炸了我肺心！不氣炸了我肺心！……
正是，我個自來小孩子般的一心呀，
何曾知這般人間的魍魎陣？
我便怎能一刀梟來這狗種的首級呵，

以消卻我的心頭的不雪的冤恨！
也正是，人類的厄運永沒得解救呀，
除了你還報這些仇敵大蟲們呵
以你的更大的兇狠！……
我於是一刀飛在篷帳頂，
篷頂破裂了，我高呼，“反了也！”
我的心躍動的似個猛鷲的飛禽；
我正欲極飛青天頂——
卻是地下的民衆們又呼動了：
“隊長呵，返來！——
沒有你，我們被官狗生吞！”
我的心乃一飛再飛，
從青天飛向地平，從地平飛向湖濱——
是我呵，猛想：“我可不可入據了湖心？——
獨霸湖山縱橫？”……
差些兒呀我不一硬心！
差些兒呀我不一硬心！……

※

※

※

※

※

※

今朝呵，我既已識破人間地獄夢，
湖山又那樣惹動我的壯志與豪情，
我便一躍身兒躍入牠的懷中去吧！
——我插身入強盜之林！……
你人間的血性的壯士們，
你人間的被扎倒的勇敢的人，
隨我來呵！隨我來呵！……
要如風捲了落葉，沙沙成陣！……
我們將變作了這世間畸零之人，
我們也備將這世間的狼虎生吞！
在湖山，我們雖然是強盜——
在人心，我們將會是福音！……